

留得枯荷待鸟来

□汪恒

北方的初冬总裹挟着猝不及防的凛冽，一场冰霜过后，郊外荷塘便褪尽了最后一抹鲜活。残荷如锈蚀的琴弦，低垂着与冷清水面一同沉寂，天地间只剩萧索蔓延。

我裹紧外套立在塘边，脚下枯叶被踩得发出细碎呻吟，寒意顺着磨破的鞋边钻进裤管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这冷，竟和这段日子支离破碎的生活如此相似——创业失败的迷茫尚未消散，失恋的阵痛又猝不及防袭来。那些曾经的憧憬，关于两人三餐、安稳职场的念想，碎得像荷塘死水，一脚下去全是刺骨寒凉。

塘中的荷叶早已褪成枯褐，蜷曲着，在寒风中微颤。笔直的荷秆失去往日的挺拔，或斜插水中，或拦腰折断，顶端挂着的干瘪莲蓬，似垂暮老人风干的泪滴。水面倒映着铅灰色天空，鱼虾匿迹，只剩残荷影子隐隐约约，更添几分寂寥。我觉得

自己就像一株被寒霜打蔫的残荷，在生活的寒风里孤立无援。

几个月前，我还沉浸在创业初成的喜悦中，与相恋三年的女友畅想着未来的家。未料一场突发市场变动，我不仅耗尽所有积蓄，还背上不小的债务。女友平静地说：“看不到希望了。”这句话如利刃，在我千疮百孔的心上再添伤痕。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，直到某天清晨瞥见窗外冰霜，才走出房门，来到这片荷塘。

第一次独处塘边，看荷叶蜷曲着枯黄边角在风里打颤，水面浮着清冷薄雾，周遭愈发寂寥。我觉得自己似这残荷，繁华落尽只剩满目疮痍，再也没有复苏的可能。蹲下身，水中倒影憔悴不堪，鬓角不知何时添了几缕风霜，曾经明亮的眼眸，如今黯淡得只剩一片昏沉。

再次来到荷塘时，我对着残荷发呆，

一阵清脆鸟鸣骤然划破死寂。抬头望去，几只灰褐色冬鸟不知从何处飞来，扑棱棱落在斜倚的荷秆上。一只鸟先停在高处，左右顾盼，啄了啄干瘪莲蓬，随即一声悠长鸣叫，又引来几只同伴。它们或立莲蓬，或停荷叶边缘，左顾右盼，叽叽喳喳。

一只鸟忽然飞起掠过水面，翅膀激起圈圈涟漪，盘旋一周后落回另一枝荷秆，用尖喙梳理羽毛。阳光穿透云层洒下，给它灰褐色的羽毛镀上淡淡金光。其他鸟也跟着活跃起来，或追逐嬉戏，或低头饮水，残荷的萧瑟与冬鸟的灵动相互映衬，构成一幅奇妙而温暖的画面。

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心头阴霾渐渐散去。枯荷虽残，却仍坚挺伫立水中，用斑驳枝干为冬鸟提供栖息港湾；万物虽寂，却未真正沉睡，只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春天。我还年轻，即便遭遇创业失败与失恋的双重打击，怎能一蹶不振？那些看似残破的过往，或许正是未来重生的基石。

创业失败不是终点，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次跌倒；恋人离去也非世界末日，只是缘分未到。就像这残荷，看似毫无生机，却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来年复苏；就像这些冬鸟，在寒冬里依旧坚守，只为迎接温暖春光。风起了，吹动我的衣角，冬鸟仍在嬉戏，鸟鸣依旧回荡。我站起身拍去身上尘土，心中郁结尽数消散。

留得枯荷待鸟来。这不仅是一种意境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人生的寒冬里，只要心存希望、不言放弃，便一定能在萧瑟中发现生机，在困境中找到出路：冬天来了，春天不会太远。

雨落桂花

□叶正尹

秋日里的雨，总来得不慌不忙。天色先是沉静地灰下去，接着，那雨丝便软软地、斜斜地罩下来，没有夏雨的急躁，倒像是一封封从云端寄往人间的信，带着天穹的凉意与清澈，慢悠悠地往下落。

我站在窗边看，目光最后定在院角那棵桂花树上。平日里，它只是绿蒙蒙的一团，此刻在雨里，反倒清晰起来。雨点落在别的树叶上，是“啪”的一声碎掉，或是聚成一股水痕，急急地逃到地上。唯独落到这桂花树上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。

那米粒样的金黄花苞，平日隐在叶间，经雨一淋，却像尽职的签收员，纷纷亮出身形。你看那雨滴落下来了，一封透明的信，眼看要越过叶片，直接坠向地面。可偏偏就有一朵小小的桂花，用它那厚实的花瓣边缘，轻轻巧巧地接住了它。

雨滴便在花瓣上安了家，不再下坠。它颤巍巍的，成了放大镜，将那点金黄映得越发润泽，花瓣上细微的脉络也看得清了。有的雨滴大些，落在叶片上，叶片便谦逊地一弯腰，承住了这份重量，随即稳稳地托住，好似在说：“好，我收到了。”这便是签收了，盖的是一个清亮的、圆滚滚的印章。

这签收，也是有分别的。那细密的雨丝，是轻盈的航空信，桂花们只用薄薄的瓣儿边缘就能裁开，承接得住；偶尔一颗从高处积雨云上落下的、饱满有力的雨滴，恰似一封加急挂号信，“嗒”的一声，不偏不倚，正中花心，那桂花便全身微微一震，将这沉甸甸的讯息紧紧拥住；而连绵的雨幕，则是批量的公文，整棵树都忙碌起来，所有的叶片与花朵都参与进来，进行一场无声而有序的集体签收。

奇妙的是，凡是被桂花签收过的雨滴，似乎就变了性情。它们不再是无根之水，而是被那一点幽芬给浸透了。这些承载了香气的雨滴，自此命运各异：有的顺着枝干慢慢流下，带走了香气，渗进泥土里；有的在花瓣上停留久了，蒸发到微凉的空气里。于是，那雨的清冷里，便混进了桂花的甜暖。这芬芳，便是它们签收后，向四周派发的回执。

看着这静默的交接，一阵夹着雨丝的风从缝隙探入，颈间一丝涼意，将我的思绪牵远；这些被桂花签收的雨滴，信里头，究竟写着什么呢？是天空对大地日渐萧疏的宽慰？是秋天寄来的、关于寒意的提前通知？还是时光本身，那冰冷又确凿的、催黄了绿叶又染白了青丝的流逝？

没有人知道。它们只是默默地接住每一封来信，报以更浓烈、更沉静的芬芳。那芬芳仿佛在说：“信已收到。”每一滴被温柔接住的雨，都曾在天穹与大地之间，明亮地存在过。如此，便是对那流逝的时光，最芬芳的回应。

雨，不知不觉地小了，停了。天上的云似乎薄了些，投递工作暂告一段落。那棵桂花树，静静地立在雨后清澈的光线里，一身的水珠，晶莹闪烁。它比雨前更沉静，也更丰盈了。空气被洗得干干净净，唯有那被雨浸过的桂花香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愈发清冽而绵长，缠绕在呼吸之间，久久不散。



秋日阆中行

□刘伦

荒诞与沉重——无数燃烧的青春与才智，最终被记住的不过寥寥名姓。那些落第者的叹息，不知散落在哪阵风里？

为驱散纷扰思绪，我去登城外的白塔山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，心中渐渐被山间的宁静浸润。山不高，林木葱郁，曲径通幽。

山顶的白塔像纯白的惊叹号，直插碧蓝天幕，有着超现实的美。这白太纯粹，不像人间烟火之物。它静静伫立，与脚下古老城池形成奇异对照：一边是厚重的红尘历史，一边是轻盈的出世象征。

登上白塔最高层，凭栏远眺，嘉陵江如柔软青绸，绕着古城静静蜿蜒，在远处化入迷蒙烟雨中。对岸的房舍树木，都成了淡淡的影子。

此刻，悠远清寂的韵致随江风荡入心底。天地之大，江水之悠，个人的那点烦忧又算得了什么？来时本想寻觅历史答案，此刻却浑然忘我，仿佛自身化作天地间的一叶小舟，随波而去。

下山时，已是黄昏。寻一处临江茶座，来一杯本地绿茶。夕阳余晖给对岸屋瓦镀上暖金色，白日里那些历史的、哲学的沉重，都被温柔暮色稀释。江风微拂，

吹皱平静江面，也拂动心绪。夜色渐浓，满城灯火次第亮起，倒映江中，碎成流动星河。

想起日间在汉桓侯祠所见，庙宇肃穆，塑像威猛，但最难忘却的是后院那株古柏。树皮皲裂，枝干虬结，却依旧迸发出顽强的绿意。

忽然想起，若是在落下闳定下的春节时分来此，该是另一番光景——满街的红灯笼映着青瓦，爆竹声在石板路上跳跃，空气中飘着腊肉和米酒的香气。那时节的阆中，该是褪去了秋日的清寂，换上热闹的新装，如同一位严肃的学者展露笑颜，透出温暖的人间烟火气。

该回去了。最后望一眼灯火阑珊的古城，心中一片澄明。何必去远方寻找虚无缥缈的仙境？能安顿此心的所在，便是仙洲。这满城的人间烟火，这静默流淌的历史，这如画的山水，便是今夜灵魂栖止的云泊。

我不禁作一首《秋日阆中吟》诗：“嘉陵烟雨锁重楼，千载霜痕瓦上流。棋局暗移街石老，梵钟遥渡客心幽。登临欲觅沧桑字，坐望浑忘天地舟。休问栖云何处泊，满城风月即仙洲。”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（含游记）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信箱：huaxifukan@qq.com

生活服务广告 028-86969860

收费标准：70元/行/天，每行13个字

■四川省旺平物流有限公司公章
编码：5113245000420，不慎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■四川省速立达劳务有限公司财务章（编号：5101075268003）遗失作废。
■成都白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王倩法定代表人名章（编码：5101076447173），不慎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■成都菲尚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（编号：5101040480502）、法人章（韩东林，编号：5101076396934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■四川陆零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
编码：5101245279959、财务专用章
编码：5101245279960、发票专用章
编码：5101245341730，遗失作废，如任何人拾得使用均无效。
■广元璞斐商贸有限公司公章
（编码：5108025129080）遗失作废。
■成都半岛之恋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（编码：5101135165632）、发票专用章
（编码：5101135165633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■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和社区老年人协会遗失公章（5101135046373）声明作废。
■四川恒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章
（编号：5101060292273）遗失作废。
■郫都区先牌路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公章
（编号：510124518076）遗失作废。
■四川桂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
（江分公司）刘光才法人章（编码：
5101003067831）遗失作废。
■双流区七彩花田家庭农场徐志强法人章
（印章编码：510116035256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